

警告义“小心我VP”构式研究

王鑫钰

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收稿日期：2026年6月30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31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3日

摘 要

“小心我VP”在句法语义限制和会话双方共有的假设关系前提下，构式义为“说话人以威胁性动作VP警告听话人停止不当行为”。本文在构式语法理论基础上，结合共时分析和历时考察，发现该构式具有主语固定、动词短语惩罚性、语气强烈等特征；在语用上表现为言语警告、行为威慑、调侃威胁三种类型；其警告义的规约化是语境压制、隐喻扩展和语用推理固化的结果。

关键词

小心我VP，警告，构式，规约化

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Beware I VP”

Xinyu Wa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Received: June 30, 2026; accepted: July 31, 2026; published: August 13, 2026

Abstract

Under syntactic-semantic constraints and the premise of shared assumptions between interlocutors, the construction “Beware I VP” conveys the meaning that the speaker warns the listener to cease inappropriate behavior through a threatening action denoted by VP. Based on construction grammar theory and combining synchronic analysis with diachronic investigation,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the construction exhibits features such as fixed subject, punitive verb phrase, and strong tone. Pragmatically, it manifests in three types: verbal warning, behavioral intimidation, and teasing threat.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of its warning meaning results from contextual suppression, metaphorical extension, and solidification through pragmatic inference.

Keywords

Beware I VP, Warning, Construction, Conventionalization



1. 引言

在现代汉语口语中,“小心我 VP”是一种典型的间接警告义构式,如“小心我打你”“小心我告诉老师”等,从字面上看,这类表达意为“注意我实施 VP 行为”,但实际传递的却是“若你继续不当行为,我将以 VP 惩罚你”的警告义。这种意义的不可预测性符合 Goldberg (1995)对构式的定义,即“形式与意义的配对不可从组成成分推导”,也就是说其语义并非各组成部分的简单叠加,而是形成了独特的构式义。

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针对警告言语行为的构式化表达已展开了诸多探索。刘宗保(2011)对警告义构式“叫/让”句进行了分析,指出该构式的警告功能是通过特定动词的语义压制来实现的[1]。刘晨阳(2016)以“再 VP”构式为研究对象,认为其通过“条件-结果”这种语义关联的高频使用来形成警告义的规约化表达[2];之后他又从“看我(不) VP”句出发,进一步探讨了间接警告言语行为从语用推理到构式规约化的路径[3]。王世凯(2018)对否定性警告构式“有 X 好 VP (的)”进行研究,揭示了其构式化过程中否定词与动词短语的互动关系[4]。千勇(2018)分析了“S + V + 试试”构式,强调了在警告意图实现过程中,动词的强动作性和交互语境的重要性[5]。这些学者的研究虽未直接涉及“小心我 VP”句式,但为构式语法理论在警告言语行为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一定的方法论参考。本文在构式语法理论基础之上,从共时结构、语用功能和历时演化三个维度展开研究,旨在揭示该构式的内在规律和警告义的生成动因。

2. “小心我 VP”的句法结构与语义限制

“小心我 VP”的基本形式为“小心 + 我 + VP”,其中“小心”是引导词,“我”是施事主语,二者均为常项,固定不变。“VP”作为变项,通常是一些会对听话人产生潜在伤害的威胁性动作。从句法结构来看,“小心我 VP”大部分单独成句,在会话中作为一个独立的话轮,常伴随语气词或句末感叹号来强化警告语气;还有一小部分“小心我 VP”从属于更高级别的句法结构,一般充当假设复句的结果分句。如¹:

(1) 她告诫徐守仁,“你以后少出去参加那些活动,给我在家里好好用功读书,你要再出去,小心我打断你的腿!”(周而复《上海的早晨》)

(2) 他竟变得不讲理了,“走!马上就走!你要不走,小心我用扫帚把你扫出去!”(冯苓植《雪驹》)

在例(1)(2)这类语例中,假设复句本身就蕴含了完整的假设关系,即“如果你再出去,我就打断你的腿”“如果你不走,我就把你扫出去”,此时警告义可以直接通过字面意义解读出来,属于直接警告言语行为,这种情况不会过多的涉及到语用推理以及警告义规约化的相关机制,因此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

2.1. 常项“小心”和“我”的语义选择限制

首先,根据《现代汉语词典》中对“小心”一词的解释,在表警告义的构式“小心我 VP”中,“小心”表现为动词“注意、提防”[6]义,强调对潜在的不利后果保持警惕,而排斥作为形容词表谨慎以及中性提醒或谦敬表达的用法。对应在情态功能上,“小心”在该构式中具备“发出警告提醒”的基本情态功能,以及“表达威胁”的衍生情态功能,同时排斥诸如“中性善意提醒”“表谦敬、委婉”等功能进入

¹本文所举语例均来自 CCL 语料库和 BCC 语料库。

构式，以此强化警告的强硬态度与威慑力。

其次该构式对常项的语义选择限制还体现在对人称的选择上。在表警告义的“小心我 VP”构式中，“我”的语义选择要受到警告行为本身和交际现场性的限制。由于警告需具备现场威慑力，人称这个位置必须是“我”，作为 VP 行为的施动者直接向第二人称的听话对象“你/你们”表达威胁。若使用第二人称“你”，构式会变为“小心你 VP”，语义则转变为提醒对方自我警惕，失去说话者主动威胁的意味；若使用第三人称“他/她/它”，如“小心他 VP”，这时警告主体则变为了第三方，构式本质上就变成了对他人行为的提醒，无法实现说话者当场威慑听话人的交际目的。如：

(3) 施妮娜笑说：“余太太，小心他会偷您的拿手本领。”(杨绛《洗澡》)

上述例子中，施动者为第三人称的“他”，此时“小心他会偷您的拿手本领”的真正交际意图是施妮娜对余太太的提醒，而并非表达警告。

2.2. 变项 VP 的结构特点与语义选择限制

通过分析相关语例，我们可以发现“VP”在句法上表现为多种结构类型。其中主要以动宾短语为核心，动词常带第二人称“你”或“你的 + 名词”作宾语，如“小心我宰了你”“小心我放你的血”；还有运用“把”字句来强化威胁的情况，如“小心我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等；此外，动补短语也很常见，说话人通过趋向动词或结果补语来凸显动作的彻底性以增强警告义，如“小心我拧下你的耳朵来”等。

VP 的核心语义特征是要具有威胁性和惩罚性，它必须表达某种对听话人不利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威慑意图，根据动作所产生的后果大致可以分为身体伤害类、权益损害类、名誉损害类以及关系损害类四种。如：

(4) 小心我回头咬你！~~(微博)

(5) 对方听完恼羞成怒：“小心我投诉你！”(微信公众号)

(6) “张玉蓉，小心我把你的缺点都告诉你没过门的老婆婆！”张玉蓉就像泥鳅似的，一头钻到人缝里再也拉不出来了。(《人民日报》)

(7) “两个死人，小心我不饶你们。”(朱邦复《东尼！东尼！》)

VP 不仅需要具有惩罚性，还必须是听话人可控制的行为，如“打、骂、抢、告诉、投诉”等，不可控行为如“小心我生病”就无法构成有效的警告。这种可控性源于警告行为的本质，即说话人意图制止听话人主动实施的不当行为，因此 VP 必须是听话人可自主选择实施或停止的动作。

3. “小心我 VP”的语用类型

警告义“小心我 VP”由于其意义的不可预测性而成为典型的构式，构式义表达警告或者威胁，但在实际使用中表现出多样的语用功能，即在不同的语言使用环境中有着不同的语用类型，根据威胁程度和交际意图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言语警告型。说话人仅仅通过言语威胁来制止听话人的不当行为，未伴随实际动作，属于轻度警告。例如：

(8) “胡说什么？”陈信假装生气地说：“小心我抓你来打屁股。”小冬知道陈信不是真生气，脸一红低声说：“我才不怕……”(网络小说)

此例中陈信通过“小心我抓你来打屁股”警告小冬不要再继续胡说，结合当时语境，对话双方都清楚陈信并不会真的抓小冬来打屁股进行惩罚，从“假装生气”和“小冬知道陈信不是真生气”可以得到

验证,而只是通过这种言语威慑来达到制止目的,相对来说威胁程度较低。

第二类,行为威慑型。说话人在发出警告的同时伴随肢体动作或准备实施 VP,威胁程度更高。例如:

(9) 陌生男人倏地向我飞扑而来,倒落地将我压制在地上,一手摀住我的嘴,一手拿刀抵着我颈子。“闭嘴!小心我割断你咽喉!”(网络小说)

这里陌生男子不仅通过“小心我割断你喉咙”的话语来警告听话人闭嘴,同时还伴随着一系列动作,尤其是“拿刀抵着脖子”强化了“割断喉咙”的威胁真实性,使警告更具威慑力。

第三类,调侃威胁型。这种类型的“小心我 VP”一般出现在亲密关系中,常以玩笑形式出现,威胁义弱化,表面上表达警告威胁,实则透露亲昵或调侃。例如:

(10) 看他那么可怜,楚蒂真的气不起来,抽出面纸帮他将眼泪、鼻涕、口水擦掉,“别哭了,我这不是回来了。不是和你说过我去赚钱吗?要有钱你才能吃饭看医生啊。看你,把一张帅帅的脸哭得这么丑,小心我不爱你罗!”(网络小说)

此处“不爱你”的惩罚性极低,楚蒂说这句话的目的是想要让听话人别再哭了,对话双方都知道这是一句玩笑话,此时句式也起到了调节交际氛围的作用,而非真正的威胁。

4. 警告义“小心我 VP”的关联推理与规约化

作为间接警告言语行为,“小心我 VP”的警告义生成与理解依赖于特定语境下的语用推理,其规约化过程则体现了从临时语用含义到固化构式义的演变轨迹。这一过程与刘晨阳(2021)分析的“看我(不)VP”句具有共性机制,但也因构式构件差异呈现独特性[3]。

4.1. “小心我 VP”警告义的关联推理

关联论认为推理离不开语境,推理就是“命题和一系列语境之间的关系”[7](何兆熊 2000)“小心我 VP”警告义的实现也有其适切语境,一般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第一,听话人行为的未完结性与损害性。听话人实施的行为需具备[+非常规][+利益损害]特征,如“抢玩具”“污蔑他人”“违反规则”等。除此以外,这类行为需处于未完成状态即正在进行或即将发生,否则构式会丧失警告功能而转向事后的责怨。例如:

(11) 傻劲头儿上,不放!“放下!放下!”近似于哄着。怪委屈的,还是不放!“小心我告你师傅!”语带威胁。(冯苓植《雪驹》)

(12) 有一天晚上,不知怎么的忘了换,父亲下班回家看见大为恼火,板着脸道:“怎么穿这种‘贼腔’衣服?谁让买的?小心我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人民日报》)

例(11)中的“还是不放”以及结合上文语境可知听话人举着石柱这一动作明显是正在进行的,说话人旨在通过“小心我告你师傅”来制止听话人当前的行为;例(12)中“穿衣服”这个动作已然完成,父亲看到孩子穿这种“贼腔”衣服,用“小心我把它扔到垃圾桶里去”来表达自己的愤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推导出父亲警告孩子把衣服换下来的隐含意图,但更多的还是倾向于一种情绪的宣泄,而非有效警告。

第二,假设关系的认知互明性。每一种警告言语行为的字面意义背后都蕴涵着假设关系,它是一种“条件-结果”的逻辑框架,即如果听话人不停止不当行为,说话人将实施 VP 对其进行惩罚,警告语力的解读需要对这种背后的假设关系进行推理才能产生,假设关系是交际双方共享的,在此过程中,说话人默认听话人能够通过语境来推导出此关系,从而产生威慑效果。

(13) 对方听完恼羞成怒:“说谁骗子呢?小心我投诉你!”(网络语料)

上述例子中“小心我投诉你”隐含着“若你继续说我是骗子，我就去投诉你”，听话人需要通过关联推理推导出这一隐含的假设关系，才能理解“投诉”是对“说对方是骗子”的威胁性回应。

第三，交际立场的对立性。“警告行为本质上是一种‘反同盟’行为”[2]，表现为：说话人对听话人行为的否定立场，如愤怒、不满等；听话人行为与说话人期望之间的冲突，如孩子吵闹与家长期待的安静冲突等。例如当晚辈对长辈不敬，与之争辩时，长辈说到“你竟敢顶嘴，小心我揍你”，这里“顶嘴”的行为与说话人的权威地位相冲突，“揍你”作为惩罚手段则强化了这种立场对立。

Searle (1979)将言语行为视为受构成性规则制约的意图行为，认为构成性规则中的准备规则与言语行为的适用语境相关[8]。刘晨阳在此基础上，结合与警告语力密切相关的两条细则，提出警告行为产生的典型语境为：当听话人正在持续或即将实施说话人不期望的始发行为时，说话人会基于双方互明的假设关系给出警告回应，通过明示自己后续可能的惩罚行为对听话人形成心理威慑，促使其调整当前行为以完成指令[3]。这一观点与上述“小心我 VP”警告义实现所需要满足的条件刚好相互佐证。

4.2. “小心我 VP”警告义的规约化过程

“小心我 VP”的规约化过程是语用推理不断固化的结果，其演变轨迹与刘晨阳(2021)所研究的“看我(不) VP”警告义的规约化高度契合[3]。追溯其演变轨迹，该构式在历时语料中并不多见，仅有的几例均出现在近代白话戏剧文本中，例如：

(14) 外面的声音(狠毒地)哼，没有心肝，只要你变了心，小心我……(冷笑)(曹禺《雷雨》)

(15) 站住！(走前一步，低声)你进去，要是不找他出来就一人跑了，你可小心我回头在家里，——哼！(曹禺《雷雨》)

以上两个例子均出自剧本《雷雨》，例(14)属于一种句法省略现象，“小心我……”可以还原为完整的警告句；例(15)中“你可小心我回头在家里”并不是标准的“小心我 VP”构式，而是其变体，但并不影响警告义的表达。不仅如此，这两句话中的“小心我 VP”句均充当假设复句中的结构分句，说话人的警告意图都是通过完整的复句加以传递的，其背后蕴含的假设关系也是可以通过这种语言的表层形式明示出来的，所以警告义也就不需要再经过语用推理，属于直接警告言语行为。

进入现代汉语时期，由于构式的高频使用，“小心我 + 惩罚性 VP”已成为一种固定搭配，如“小心我报警”“小心我揍你”等，并且出于遵循语言经济性原则的需要，“小心我 VP”独用句的情况逐渐增多，甚至占主导，原本假设复句中的条件分句逐渐省略，突出惩罚行为的结果分句的地位日益提升，此时其警告义的解读无需再依赖表层的语言形式，甚至单独说“小心我！”也能触发“威胁”联想。

4.3. “小心我 VP”警告义的规约化机制

4.3.1. 语境压制与语义赋形

在特定高频交际语境中，构式内部常项、变项的固有语义特征可能会被强制改造，中性语义逐渐被剥离、只留下适配构式功能的语义标签，从而完成构件语义的重塑。

“小心”原生语义包含两大类：形容词义[+谨慎、细致]、动词义[+留意、提防客观危险]，中性提醒是其基础功能。但在“小心我 VP”专属交际语境中，会话双方存在立场对立、听话人持续实施违规行为、说话人持有惩罚主动权三个稳定的语境要素，形成持续的威胁压制语境。该语境会自动过滤“小心”的中性提醒、谦敬委婉、自我审慎语义，强制叠加[+说话人主动施压] [+对听话人施加不利后果] [+制止对方行为]语义；警告语境强制限定施事人称只能为第一人称“我”，形成人称压制规则：第三人称“他/她”会触发“第三方风险提醒”解读、第二人称“你”触发“自我警示”解读，均无法进入警告构式；而“我”能绑定[+现场施罚主体] [+与听话人交际对立]语义标签，成为构式不可替换的常项；此外，威胁语境对

VP 施加严格语义筛选压制, 仅允许同时携带[+可控动作] [+损害听话人利益] [+说话人可自主实施]特征的动词短语进入构式, 身体伤害、权益损失、名誉受损、情感关系破坏类 VP 成为优选。

4.3.2. 隐喻扩展与认知迁移

根据 Lakoff & Johnson 概念隐喻理论, “隐喻是通过一种事物理解和体验另一种事物” [9], 它是一种跨认知域的系统性投射, 借熟悉的源域理解抽象目标域。起初“小心”搭配客观事物, 形成源域“客观外部风险”, 如“小心火”“小心路滑”, 隐患来自外物、第三方, 被动存在, 说话人仅作中立提醒, 双方立场一致。而“小心我 VP”构建了目标域即“说话人主动施加的人为惩罚威胁”, 完成了“客观风险→主观威胁”的完整映射, 将可控惩罚动作 VP 类比为需提防的危险, 让“小心”的管辖对象从外物转向说话人主动实施的惩戒。比如“小心他偷你的本领”就属于源域第三方提醒, 而“小心我偷你的本领”切换至目标域, 被动隐患变为第一人称主动威慑。源域与目标域核心要素的投射关系如下表 1:

Table 1. Proje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source domain and target domain
表 1. 源域与目标域投射关系

核心要素	源域	目标域
伤害来源	独立于会话双方的外物、环境、第三方	会话现场第一人称说话人“我”
风险特征	客观存在、随机发生, 不受任何人主观控制	有条件触发, 仅听话人持续不当行为时才会实施
交际立场	说话人与听话人同盟, 共同抵御外部危险	双方立场对立, 说话人意图制止听话人的不当举动
“小心”语义	中立、无情绪偏向的善意警示	带有威慑力、具备约束功能的警告
防范对象	无自主意识的客观事物/他人被动行为	说话人主动策划、自主执行的惩罚性 VP 动作

4.3.3. 语用推理过程的固化

以复句“你再胡闹, 小心我揍你”为例, 在未规约化阶段, 听话人解读警告义需要依次完成多个步骤的关联推理: 第一步, 解码字面语义——“留意我做出揍你的动作”; 第二步, 调取物理语境信息: 听话人正在胡闹(持续不当行为, 具备[+损害] [+未完结]特征); 第三步, 推导交际立场: 说话人对“胡闹”持否定、不满态度, 双方立场对立; 第四步, 补全隐含假设逻辑(条件-结果): 如果你持续胡闹(P), 我就实施揍你这一惩罚行为(Q); 最后推导言语行为意图: 说话人通过告知惩罚结果 Q, 威慑我停止行为 P, 完成警告。该阶段所有语境信息、假设逻辑均依赖表层复句条件分句显性支撑, 缺少前置分句则推理链条断裂, 无法独立解读警告。

当进入到规约化阶段后, 推理变得快捷化, 语境信息也逐渐内化。“小心我 VP”脱离前置条件句单独使用时, 上述五步推理就会得到双重简化。首先, 推理步骤被压缩, 形成认知快捷方式, 长期重复推理使大脑建立“小心我 + 惩罚性 VP”与“警告威慑”的强关联记忆, 不再逐步推导, 也就是说, 听到构式形式后, 可直接跳过字面解码、语境调取、逻辑补全, 一次性激活“警告: 停止当前不当行为, 否则我将实施惩罚”的整体语义。

其次, 核心语境要素整合固化为构式的内置语义。原本需要实时从现场提取的三类关键语境前提, 不再依赖外部语境, 直接成为构式义自带的隐性信息。具体体现为: 行为前提内置, 听话人存在正在进行/即将发生的不当行为; 逻辑前提内置, 隐含“若不停止不当行为, 则触发 VP 惩罚”的条件-结果假设关系; 立场前提内置, 说话人与听话人交际立场对立, 说话人拥有实施 VP 惩罚的主动权。这三类信息被整合进构式义, 无需说话人额外说出“你再 XX”条件句, 仅凭“小心我 VP”形式就能自动唤起全套隐含逻辑。

5. 结语

本文系统考察了“小心我 VP”构式的句法结构、语用功能及警告义的规约化机制，指出了其在句法结构上的特征以及常项、变项的语义限制，语用中因语境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威胁，警告义通过语境压制、隐喻扩展和语用推理固化为构式义，从近代白话戏剧文本中依附于假设复句到现代汉语独用的演变，也验证了构式语法理论对汉语警告言语行为的解释力。但历时语料的考察及与其他警告义构式的对比研究仍有待深化。

基金项目

湖北民族大学 2026 年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语用学视域下间接警告言语行为的认知机制与功能研究”(项目编号: MYK2026032)。

参考文献

- [1] 刘宗保. 警告义构式“叫/让”句探析[J]. 汉语学习, 2011(2): 60-67.
- [2] 刘晨阳. 警告义“再 VP”构式探析[J]. 语言科学, 2016(4): 412-421.
- [3] 刘晨阳. 从“看我(不)VP”句看间接警告言语行为的规约化[J]. 汉语学习, 2021(1): 57-64.
- [4] 王世凯. 否定性警告构式“有 X 好 VP(的)”的判定、来源及其构式化[J]. 汉语学习, 2018(1): 18-26.
- [5] 千勇. “S + V + 试试”构式及话语功能解析[J]. 中国民族博览, 2018(3): 99-100.
- [6]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7] 何兆熊. 新编语用学概要[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 [8] Searle, J.R. (1979) *Expression and Meaning: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9]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